



永恒的棠棣

陈松冷

陈松冷 著

明艺出版社

I 267 / C G

97.12.18

YONG HENG DE TANG DE

永恒的棠棣

陈 谦 陈松冷 著



明艺出版社

封面设计: 亚 日
责任编辑: 谷 风

永恒的爱

陈 谦 陈松冷 著

*

明艺出版社出版

(香港北角英皇道406号)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80千 插 页: 2 印 张: 7.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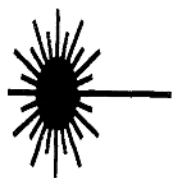
印 数: 1-1,000

1998年2月第1版 1998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962-8203-02-9 定 价: 16.80元

常棣之華，
鄂不韡韡。
凡今之人，
莫如兄弟。

——
《詩·小雅·常棣》



长篇：《台海》首发、签名



陈 谦

(笔名：荒海、亚日)

- 中国作家协会
福建分会会员
- 北京华夏文艺部
特约创作员
- 香港《世界经济》
特约记者

主要著作：

- 《石狮女》
(中篇小说集)
- 《台海岁月》
(长篇小说)

陈松冷

(1962年4月10日——
1987年2月7日)

陈谦胞弟，福州大学毕业，虽只度过廿五个春秋，但常以勤奋自勉。一生酷爱文学、美学，曾在《海峡》、《泉州晚报》诸报刊发表《今夜，等待与不再等待》、《故乡的五彩巷》等作品30多篇。



•我心中的泉州。

•日记。

每一次假期（比如寒暑假是三次），住在泉州时都要发奋有所作为。从端起观念，从乡土情结，到对故乡古老文化的崇拜，到对故土新文化、新出生之关注，新精神与物质世界的改革。泉州，住着我生命源泉不息的一方动力。

对泉州名胜古迹的较为清醒之意识，对文学创作之鼓与号之努力，对故乡风土人情作一点历史的与哲思、文学的思考。——这些，就是十年之约的收获。

我赞美泉州的一切皆为生命之萌生，因为我将吟颂中华诗坛中的一切美好事物。

愿生命在美的理想中成长。 陈松冷 八四年十月廿晨书。

•陈松冷手迹。

生命因美而永恒

谷 水

为铭记一段手足情，为印证一出生命因美而永恒的凄丽故事，陈谦兄集多年辛劳，推出与故弟的作品合集——《永恒的荣棧》，这在他算是暂时了却了一桩心债，化释了心中郁结多年的块垒。在我看来，不失为泉州文坛的一大景观。在物欲横流，装饰旖旎的年代，精英文化日渐萎缩，昆仲作家更是凤毛麟角，何况，松冷小弟已谢世多年。当我有幸成为书稿的第一个读者时，除了拿起锈迹斑斑的笔，不可能有别的选择。

苏子云：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按此说来，肉与竹是很难兼得的。然而，竹笋与肉同煮，却不失为一道好菜，但古往今来，雅与俗又多么难以同锅。艺术家为谋得精神上的“肉”而劳筋骨苦心智的事却比比皆是，就像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当他在苦役中发现劳作的美之后，魔咒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创造的快感。陈氏兄弟是善于化苦为乐而体验这种快感的，即使是孤芳自赏，他们也乐此不疲。任时光日蚀夜销，他们仍抱定写作这朵寂寞的“孽花”，直至尽形寿。

70年代末，在与陈谦兄同窗的岁月里，每逢假日，便常到他家去，因为那里有一个竹影婆娑的庭院。在竹荫下品茗谈艺，不失为一心想“雅”起来的文学青年的一大快事，虽然偶尔得到的稿酬，与实际付出的烟酒钱相差甚远，但那一段素面朝天的清纯岁月，是千金难沽的。也就在那时，我认识了贤弟松冷。他当时不够十七八岁，却常常把自己幽闭在书房里，很少和哥哥的朋友交谈。在我的印象中，他少言寡语，与世无争，是个“不适时宜”的十足的白面书生。然而，与苍白忧郁的脸色相反，他的内心世界却是生动而多彩。要不是他身后留给世界这么多的篇章，

我们将无从窥探他心灵的清丽与丰庶。读他的遗稿，没有宿命的恐惧，有的是探寻美的灵动的笔触。他属于那种没有奇才异禀却能蔽聪塞明的有心智的内向人。“愿生命在美的理想中成长”，可以说是他对艺术执着追求并想最终得以实现的弘愿。可惜，在他与美神倾心交吐的时候，死神却过早地逼近他。临终前，他显得十分安然，在病榻上仍在修改着中篇小说《陌生的爸爸》，依然用有限的时日，为人间吹送着艺术的O₂，以25岁的坚强，抵御病魔多方的摧残。这是缪斯的胜利，令死神骸骸。作为生命，他是不幸的；作为美的事业的参与者，他是幸运的。他身后的那束文稿不就是他的墓志铭吗？其艺术思辨也将灿烂在我们的心扉。此时，我犹见他含笑在美的字里行间。

一次在陈谦家翻书，偶见黄山谷题白菜图的句子：不可使士大夫不知此味，不可使天下之民有此色。陈谦为人无此色，为文知此味。他主营小说，兼营绘画、散文、诗歌，凡20来年，“获利”颇丰。得过奖，出版两部小说，汇入作家行列。在闽南语系的气氛里，要在小说上有所成就是很难的，但他依然“迷途难返”，虽至今仍是小小的副主任一个。他之所以不为商业文化所动，不把文学当成敲门砖的直接原因除恪守“人贵直，文贵曲”的古训外，就是对故弟那种刻骨铭心的深情。“血与泪的交融是最诚挚的。但于今，你有血却不再流动；我有泪的流动却不知涌向何方。一对真挚的实体为何分成两艘？”这是他痛悼胞弟的一段文字。一对生命的实体为死神割裂，对生者来说，最好的也是最痛苦的表达方式是诉诸文字。因此，陈谦的许多篇章，都是内在意绪的表露。在一种近乎“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的意念中，他每期望再与亡弟作一番灵魂的交流。

美是艺术的开始，而非终极。关注生离死别，已成为艺术家的天职。愿死者安息，愿生者励志，尚飨，尚飨。

权为序。

1997年8月13日于干古斋

梵天的心香……

——悼松冷文友

汤祥川

当青春露出含蓄
而又迷人的微笑
你刚刚走向
缪斯指引的路
灿烂的想象
来不及驰骋
病魔就把句号
箍住你生命的光轮

默默地伫立
望着那一叠叠缤纷的文稿
那记载着你枫叶如丹
柳絮似雪的情思
仿佛听见你在病中
快给我笔 给我纸的呓语

如果一掬清泪
能滋润你轮回的灵魂
如果几声悲鸣
能叩醒你永恒的冥境
还能说什么呢
当那本最珍爱的文集
已绽放在你亮丽的心香
一并芬芳 裊裊

原谅我，原谅我的道别
让我踏上你没有走完的路
那路
有你我共同的向往
系着你不灭的希望

... ..

· 1987年2月7日夜秉烛 ·

目 录

生命因美而永恒(序)	谷 水
梵天的心香	汤祥川

· 短篇小说 ·

换眼	1
金门岛·金翅湾悲欢	6
不晓得的目的地	28
阿娟的抽象画	36
牙齿忘记带	40
登机晚照	44
乞大伯轶事	46
初梦醒的人	51
梧桐树下	57
鼠事	60
赤诚的旋涡	63
一缕细长的发	66
飘飘的羽绒花	70
电子人失算	78
卖笔尖	82
听	86
最后一幕	89
神踢	95

· 散文 ·

篁魂	97
邮寄芳梦	100

永恒的棠棣	102
超载	104
雨后, 咱俩走走	105
冬柳, 在修剪的杳晃	108
月夜下的遐想	111
星夜随笔	112
手腕上的星辰	113
古城垣之行	114
再编美丽谎言?	116
与你同行	118
似曾相识	120
寻找幸福的人们	126
童年之梦	130
这里, 曾有一只雏鸟	135
路·生命	138
今夜, 等待与不再等待	141
失题的传说	146
流浪汉之梦	147
陪母亲走走	149
老铁树	152
天未亮	154
洞天曙色	156
路之遐想	158
金色的梦呓	161
酒泉蜜州	162
故乡的五彩巷	165
小城梦	167
小巷晨声	169
年夜情思	171

石狮,没有“终于”的世界	173
北京行印象	175
深圳·珠海行轶事	177
早泳世界水蓝蓝	181
杨家溪历险记	183
周末,携春光走来	185
股票热席卷鹭岛	189
“南国威尼斯”之梦	192
抉择	200

· 散文诗 ·

邮出,无季的长梦	211
迷离的心言	212
我与你的世界	214
妈妈,您好	216
刺桐城,不夜城	218
海	219
雨花与大地	220
缱绻绿荫	221
生活随笔四章	223
腮边的红土	225
海,奔腾在我们的眸子里	226
桃花	227
绿的芳绪	228
武夷短笛	229
雨花台拾梦	230
后记 (A)	231
后记 (B)	233

换 眼

我这是怎么啦，我不会成为独眼龙吗？呸呸！我那只凸出来血淋淋的右眼又重新装了一只——可万万没想到，堂堂男子汉怎能换上一个女人的眼？！临近出院了急有何用？但这可是真正的眼珠，它会转、会识别，不像那些假眼珠儿，只会虚虚假假地镶在那儿枉费七彩阳光枉费缤纷的世界。

医生说，凡是世上的一切都不要去想：痛苦欢乐，过去现在和未来，是亲朋好友还是情敌情妇什么的你都不要去想，因为感情波动会激发什么荷尔蒙造成眼球缺血，那眼球的人工移植就告失败，你后半辈子就只有用一只眼看这世界。然而，我不是白痴，即使是白痴也要用脑啊。我宁愿让人称我是独眼龙也不愿人家的活眼球——一个行贿受贿几十万元而被判死刑立即执行的女罪犯的眼球。然而，当我醒来纱布已揭去，这只安上女人的眼球已会转了。

“啊——”我为何大惊小怪？“牛屎蜂！”一只肥肥胖胖的蜂正落在我的鼻尖上搓着脚，屁股上的尖刺还一翘一翘的。这，怎能不叫我心惊胆颤？“哧！小伙子，那不是蜜蜂，那是一只长脚蚊！”哦，我真的看错了？我用右手遮住刚揭了纱布条的右眼，才见是一只瘦瘦的吸血长脚蚊从我的左眼前悠然飞去。听那细细的声音确实不是只肥肥的蜂。唉，我怎么变得善恶不分，竟在光艳艳的太阳底下把害虫益虫混为一观呢？

糟糕，只睡那么一大觉，我怎么和一个姑娘同一病房？当我放下右手，朝着刚才向我说话的那个方向看去，我羞得赶快俯下头来。这现代派的女郎也开朗得太不像样了——她为何连个乳罩也不戴，赤着脯，吊着手，头发蓬蓬松松的，那对乳儿，我简直不敢形容了。而且还靠得这么近，那乳晕都快碰着我的鼻尖了。

“小伙子，你真幸运啊！瞧你的眼珠儿多来神！比你的左眼

水灵多了！”

怎么，难道是我的错？在这特殊病房里难道住了第三者？不！这声音跟刚才的一个样，但这女郎声音为何这般粗犷？粗得像个老太开的腔。我眨了眨眼，摇了摇朦朦胧胧的脑瓜儿，又重新举起右手盖住右眼，只用那正常的左眼看去——就在我的左斜对面，一张病床上靠着个吊臂赤脯臃肿的老头。只是头发直梳向后长了点，但也没像我瞧的那样蓬蓬松松如出坟的鬼。而且，他足足跟我拉着起码五米的距离。

是自己的神经太过敏，抑或是这右眼还没恢复正常功能？我干脆放下右手。怪，老头又胖得像只母企鹅。

“没好不好！”我又重新找来那块“遮羞布”把右眼遮住，世界又恢复了一切。害虫们仍然是小小的害虫们，再不是牛屎蜂或什么会酿蜜的益虫，在病房里嗡嗡地飞着；同居者仍是笑哈哈的赤脯汉子，再不是一个什么肉墩墩的女子。

我的失去的右眼已无法重新安上。呸，我宁愿换上一只假的不动的宝珠也不愿是这么一只动人却令人心悸的女人的器官，然而，神经线焊接一般已粘合得牢牢靠靠……

白的墙壁、浅绿色的天花板，还有桌旁的五彩缤纷的鲜花以及同事们探病送来的五花十色的果子罐头。外面绿树成荫花圃茵茵，几个穿条纹病服的老人在做着太极拳。世界仍然是这么懒散而富韵味，作祟的似乎倒是自己！唉，都怪自己的命运不佳——那天，我夹着教案匆匆跨过操场，想走进教室，突然“嘣”的一声，一块石子早已落在我的近视眼镜的右镜片上，龙眼大的眼球挂在面颊上……不一会儿就掉在地上被自己慢慢倒下的沉重躯体压扁了。过后，我才知道是我的学生用弹弓打教室里的麻雀，（学校里，破碎的教室屋檐上筑着巢儿，上课时，那麻雀屎会突然吧嗒一声拉在讲台或你的鼻梁上。捉麻雀还是我亲自布置的。）没想到，石子打在屋檐木柱上直弹到我的右眼上。

怪谁？……

阳光照射着病房灿灿烂烂，吃了早餐的同病房的胖子出去散步了。我又偷偷取下右眼的纱布重新欣赏那怪异的世界，想看一看不幸的自己。然而，我是我吗？我的枯竹般的双手竟变得如此丰满圆嫩。我用脚尖勾了勾软绵绵的被子，原先那死人般的脚丫也肿得如馒头般的可爱。我搓了搓双脚，简直不相信这是我自己的双脚双手，然而，我拍拍自己的脑袋证明确实确实我还是我。出事前的上午，校长还和一大堆上边的人来学校检查校容呢，在食堂屏风后的那一大堆的笑容我还记忆犹新呢。是的，我还是我，我抖抖地放下了右手又偷偷地拿起一面小镜子。啊！我差点惊叫出来，我似乎是站在一面凸起的哈哈镜面前，鼻似海堤、嘴像圆筒……

“方老师……你怎么了？”门被推开了，学生和未婚妻扑到我的床前，两个本来苗苗条条的身段同样是变得丰若老鸭。我气得“巴”地一声摔破了圆镜。

“孩子，你怎么了？”候在外边的领导也赶了进来。他们腆的肚子简直像怀了十月的孕妇。罪过啊罪过，我这是怎么啦？我所见到的脸怎么都有半是女人的温柔半是男子的刚强？半是嘻嘻半是狰狞？

“孩子，祝贺你安然地康复……”说着，校长庄重地递给我一本鲜红的证书并且告诉我，“方老师，上级已批准你为我校的唯一的高级教师。”

噢，千万个饥饿者所企望的这一块蛋糕终于落入我的怀中。翻开证书，那个“高”字竟胖得像刚出笼的面包，我像跋涉过千万个大沙丘的饿汉真想张大嘴巴啃它一口。领导们捏着手帕欣喜地点了点头，可我怎么也不理解他们对我这已是伤残人的呢爱。我又缓缓地斜卧入梦乡，并不理解他们给我拉拉被角拂拭冷汗的无微不至之亲切关怀。我……一串串热泪只流给被中黑暗暗的小世界看。我奋力地撕扯着那只女人的器具，可我最终还是被视为

脑神经可以慢慢反原的康复者簇拥着出院。

走出医院大门，突然一片闪光照得我灵魂缭乱，十几个报社记者齐齐拢来要我谈谈深层的什么感受，电视台的镜头还嗤嗤地对我抢新闻。当天的要闻就是什么科学的春天换来青春的生命；报纸的头版还登上幅眼的大特写并配上一首小诗称曰：心灵的窗户晶莹的太阳……一串颂歌差点把我给唱晕了。跨入门槛又有什么业余作者与我交心，说什么报告文学如果在省刊上发表对人对已对社会大有裨益并能使他凑合到数加入什么作协。不日又是某某刊物要评什么“勇士奖”，什么“残废青年心不残，独具慧眼看世界”。呸！让那些梦想家们也躺在稿纸上痛哭几百年沉睡几千年再来抒写历史评说千秋功罪吧。

我钦佩未婚妻对我的虔诚与忠贞，虽然我是个过了作爱高峰期的老处男，但我并没有像那些时髦少男们恶虎般啃疼少女的嘴唇或什么重要部位。瞧，她仍要我到野外去赏绿，说是对眼的康复大有裨益，挽着我的手，肱二头肌随着高跟鞋的韵律在她丰嫩的胸脯“擦边球”。我可真要醉死了！可是，一走出小巷，我就被另一个老姬所疯狂。我不知怎得竟扑在老太太的面前大喊“妈妈”并痛泣不已喃喃忏悔。老太太诧异得恍若木人而在瞬间离开了我。我痛恨起这个“妈妈”为什么咫尺天涯竟不认她生前最爱的孩子？等我回过神来才领悟到我在为另一半灵魂行使职责，才意识到我的所作所为确为世人难以理解，但我应该是我而不是她人。然而，我的未婚妻已飘然远逝。我的天啊，茫茫苍野我顿时变得孤孤子子一个人独自。我怀疑一定是这只女人的活眼在作祟，可我又有什么办法？它活生生地转动在我的灵魂深处并把每条血管紧紧地拴在我的脑神经上让我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地活上一辈子。我发誓要想尽办法让医生挖掉这只柔柔软软晶晶莹莹的东西，或者再让我的那个最佳学生拿弹弓再给我最佳的一下！可大家都说我疯得可爱疯得残酷，并组织了一大帮亲友少合了几昼